

小說界文庫 ● 年選系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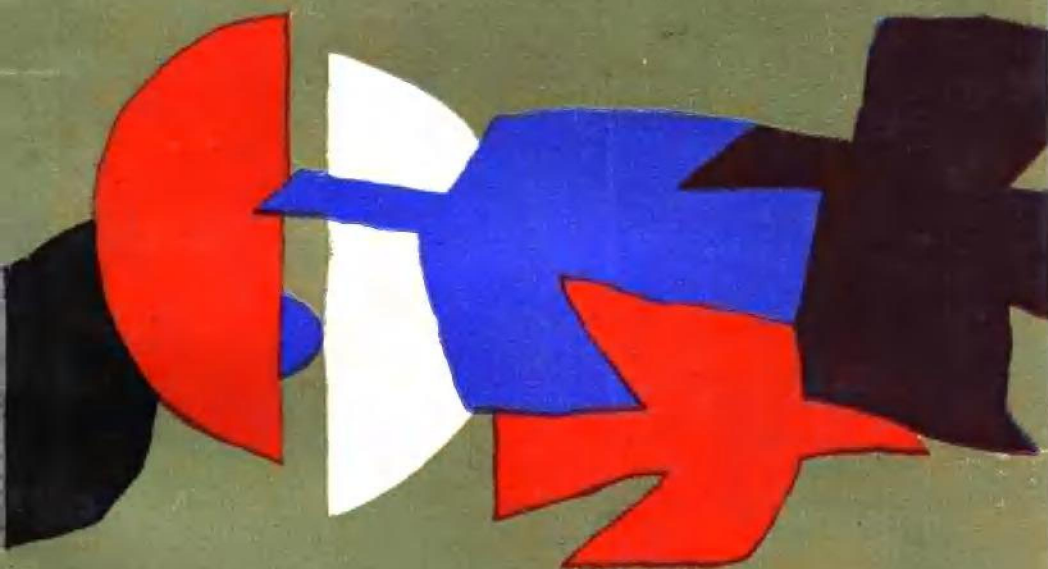


XIAOSHUOJIE WENKU

1986—1987

《小說界》獲獎作品集

XIAOSHUOJIE HUOJIANGZUOPINJI 上海文藝出版社 ●



中篇小說

簽證——程乃珊

鳥樹下——葉 華

東方的雲——陳 洁

沉寂的五叉溝——莫 伸

微型小說四篇

短篇小說

如花的嫵媚——張 放

芝加哥重逢——小 植

黑森林——劉西鴻

評選座談紀要·李子雲
等



XSTW
●上海文藝出版社



1986—1987

《小說界》獲獎作品集

XSTW
●上海文藝出版社

上海文藝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左 泥
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1986—1987

《小说界》获奖作品集

《小说界》编辑部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金坛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7.75 插页 2 字数 397,000

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300册

ISBN 7-5321-0384-6/I·321 定价：5.80元

出版说明

“小说界文库”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，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，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。凡在我社发表、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小说创作均可收入。

“小说界文库”包括以下系列：

长篇小说系列

中短篇小说集系列

年选系列

专题选系列

微型小说系列

“小说界文库”设编辑委员会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88年12月

目 录

中篇小说

- 签 证程乃珊 1
鸟树下叶 华131
东方的云陈 洁236
沉寂的五岔沟莫 伸344

短篇小说

- 如花的妩媚张 放472
芝加哥重逢小 楂477
黑森林刘西鸿491

微型小说

- 笔 记程琪友519
◎的故事冀彤军521
工 棚朱光雪523
万能事例史 霄526

附：第三届《小说界》作品奖(1986—1987)评选座谈会
发言纪要



签 证

程 乃 珊

引 子

“……洪水以后，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。”

——《创世记》

“那时，天下人的口音言语，都是一样。……他们说，来罢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，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……耶和华说，看哪，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，都是一样的言语，如今既作起这事来，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，就没有不成就的了。我们下去，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

的言语，彼此不通。”

——《创世记》

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。”

旧约《诗篇》二十三篇

前 言

你在草地上行走过吗？远远望去，你总会感到远方的草簇更为翠绿，更为茂盛，而你脚下的一片，却是斑斑驳驳，其中还夹着不少莠茼，于是，我们就向那块更为翠绿的草皮走去，可到了那里，又会失望地发现，它并不如你原先估量的那般美好。但是，更前方，又有一片碧绿在向你呼唤！

有的羊羔安于一泓清水，一簇嫩草，悠闲地在牧主给他们圈定的那片草地上享足天年。但也有的羊羔生性喜爱寻觅和冒险，他们极想看看远方的草地，远方的同类，他们想测度一下自己的体魄和智力，究竟可以承受多少……或者正因为如此，才有了“迷途的羔羊”之说？其实假如在一开始，上帝不变乱世人的口音，让天下操同一宗语言，天下为一家，何来“迷途”之说呢？

那片青青的、肥沃的、茂盛的芳草地，它究竟在哪里？似乎远在天涯海角之外的某处……它持有那么强的吸引力，使人们只消一听到它的名字，就已经感受到这种吸引力，感受到一种燥热的呼唤。

这真就是那片青青的、肥沃的、茂盛的芳草地吗？

但是，诺亚当时放出的一只鸽子，何以至今还没回来？它还

在疲倦地、恐慌地寻觅着……寻觅着……

那片无忧无虑的、茂盛的、平和的芳草地，它究竟在哪儿？

—

“星座，天蝎座。误会会无缘无故产生，在处理好感情上的事宜之际，把爱与关怀给予最需要它的人。已有爱侣的人士，不要让第三者介入，以免破坏一段刚撮合的情谊……不要冒险投资……此际宜远行，即便如此，也要寸步小心……”

一只涂着珠光蔻丹、指甲修剪得很漂亮的手指，迅速地滑过这一行行字，在“此际宜远行”上顿了一顿，用指甲尖连划了几下，再缓缓滑过去。到“也要寸步小心”时，冷笑了一下：“废话，这还用说。”那粉红色的指甲又继续往下滑，“因为你很容易……”

“莲姨，我这就要走了，蛋糕好了吗？”

外面客厅里传来小菊那咋乎乎的、冲耳的声音。

“这就好了。”刘莲柔声说。

粉红色的带着珠光光泽的手指甲迅速地从书中抽了出来，“咻”地一下把书合拢。这是一本包罗时装、烹饪、育儿法、性知识、星相学和心理自测的外文杂志，真是“杂”得可以了。刘莲抓起一块毛巾，把手伸进还在散发着逼人的灼热的烘箱去取那烙缸，伸进去立刻缩了回来。这大伏天的，守在烘箱边上已是一身大汗了，再把手伸进去，真是灼人呀。她把中指和拇指习惯地往耳垂上一按，烫得直咧嘴。

“好了哦？”外面又催起来了，同时随着一阵咚咚的脚步声，身高有一米七十一的小菊，已挺着个运动员般的身子进厨房了。小菊留着一头短短的头发，五官长得倒端正，可就是那又高又大

的运动员式的身材，却缺乏运动员式的敏捷，所以显得有点愣。这种愣相，掩盖了女性天生的那种柔和与妩媚，也掩盖住小菊那过人的精明与狡黠，给人造成一种假象，似乎这女孩子挺憨、挺老实的嘛！这也正是刘莲有苦难诉之处。

小菊是丈夫的末拖女儿，也是这个家里最难侍候的一位。有啥办法？她是继母，继母嘛，象她这般的孤女，做了填房，做了继母，等于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，得受多少冤枉，受两面的气！

刘莲把毛巾用水冲冲湿，咬咬牙，重又伸进那灼热的烘箱中，取出那烙缸，“砰”一下摔在桌子上。

小菊不满地皱皱眉，挑衅地说：“轻点嘛！老清大早的，咣当咣当做啥！”

“太烫了，”刘莲把烫出泡的手指送到她跟前：“喏，泡都烫出来了。”

自知理亏，但小菊却没有道歉的意思，只顾把鼻子凑到烙缸前，对着那黄灿灿、香喷喷的蛋糕猛吸一口气：“好香！”

蛋糕确实焙得不错，很松，比上次做得成功。刘莲自己也挺满意。

“这怎么带去呀？”小菊缩着手，对着那个还是滚烫的烙缸说。

自然又是刘莲的事。她找出一只干净的纸袋，小心地把烙缸翻过来，让蛋糕倒出来，不让它碎了，然后装入纸袋，外面再套上个食品袋，递给小菊。小菊一把接过放在挎包里，也没说声“谢谢”，就转身“登登登”走了。

年已二十九岁、身高一米七一的小菊，找对象好不容易！最近刚找到一个挺满意的男朋友：大学生，一米八十的身材，还是个名门之后。父亲是沪上一位颇有声望的实业家，现在爱建公

司任职。男朋友自己，又在某外资公司驻沪办事处工作，拿的是外币工资！最近，男朋友的母亲小疾住院，小菊就急急地准备尽一下未过门媳妇的孝心，昨天送鱼生粥，今天又送家制的白脱蛋糕，明天据说要送熏蛋。只是苦了刘莲！

小菊是一心要钓住这个大金龟了。如今的女孩子，挑起女婿来，眼睛都象一台台雷达扫描机似的，讲地位，讲名利，特别是讲究男方的出身，哪怕这位离休干部的女儿小菊，也不例外。

听着小菊“砰”一声关上大门，刘莲才疲乏地透了口气。中指上那个水泡很疼，火辣辣的。她走到浴室里，打开药箱，自己涂上龙胆紫，用纱布包扎了一下。她瞧瞧那包着纱布的手指，对着洗脸架上的镜子，有点顾影自怜。五十二岁了！女人到了这样的年龄，真可谓“人老珠黄不值钱”了。虽说她那头依然浓黑的头发，和经过开泪囊整容后的脸庞，谁也看不出她有这样的年岁。可是，她自己承认，这是千真万确，一点也抹不掉的。五十二年辛酸坎坷的经历，使她形成了一种心理。她能够容忍，也能够宽恕，对看不顺眼的事就掉转自己的目光……她与其他同龄女性不同的是，到了这样的年岁，还没看到自己最终的归宿。比如说，此刻这个正在隐隐作疼的手指，绷着纱布，有谁来把它捧在手里，轻轻地吹一吹，表示爱怜？没有！五十二年，她向来就是自己把自己弄疼了，弄伤了，然后忍受着别人“看好戏的”嘲弄目光，默默地把自己包扎好了，等待着伤口自己痊愈，从来没有人怜惜过她。或许，阿龚能不能算一个？不，不算。他至多象哄小猫样，在他感到寂寞时把她搂在怀里哄几下；而当他对她不感兴趣时，她最好是躲得远远的。倒是她，替他包扎过伤口，心疼地为他轻轻地吹着，吹着！

她紧蹙着双眉对镜注视着自己。

她感到自己依然很迷人。那挺拔的鼻梁，丰满的、微微有点外突的嘴唇，以及那对不大但却是深得不见底的眼睛。虽说眉骨微微有点下塌了，眼睛四周已刻有依稀可辨的皱纹，但这些皱纹犹如海岸边的贝壳，默默地显示着海的浩瀚！她很欣赏自己特有的美，这个世界上，恐怕只有她一个人意识到自己这种端庄、高雅和充满智慧的容貌，甚至别人当着她的面在感叹“刘莲已老了”时，她也坚信自己比以前年轻时更美了。她对着镜子扬了下皮肤还是绷得很结实下巴。

“怎么，从五十岁再重新开始，还行吗？”

镜中的她，也扬了扬下巴，略宽的鼻沿在上唇正中，投下一个阴影，使整张脸很有立体感，象美术家用以临摹的石膏像。

“行。反正，我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。既然五十年来没有人怜惜过自己，现在连自己能有人怜惜的希望也一次又一次地落空，那么，还是自己照顾自己，自己怜惜自己吧！”

她抬起扎着纱布的手，把头发从额前抹开，露出自己宽阔的、白晰的、也已刻着细碎皱纹的前额。

确实，她不再年轻了，但她自信，她也有着青春美貌的女郎所缺乏的东西，那就是老练、成熟。一个老练成熟了的女人，身上散发出的那种宁静和睿智，自有一种摄人心魄的魅力。可是，在有些人的心目中，似乎女人一过了五十，就都成了“中性”了。包括她的丈夫，结婚快十年了，一向只把她作为保姆、秘书、听差，或者老伴，似乎从来也没想到，她也是个需要人疼、需要人爱、需要有对象撒娇的女人！

“年纪也一大把了，还成天到晚照镜子，翻行头，对男人发嗲，算啥！”小菊不止一次尖刻地亮着嗓子，以数落某个同样四五十岁的女人为名，毫不留情地挖苦刘莲。特别在得知刘莲做过

切除泪囊的手术后，这种冷言冷语更是加剧了：“看她就不安好心，还想去花男人呢！”

奇怪，女人难道非得为男人打扮修饰？就不能为自己修饰、取悦于自己？

刘莲拿起头刷，小心地梳理着自己一头浓密的头发，近鬓脚处的头发，已经有点泛出深褐色了，兴许是变白的征兆吧？马上就要老了，她得趁老之将至前，再拚搏一下，再寻觅一下，为了使自己将来老得做不动时，可以有足够的经济能力雇一个可以照料起居饮食的保姆。如果上帝有眼，或许还可以找到一个会把她这个烫起泡的手指，小心地按在嘴唇前轻轻地吹着、吻着的人。

“……宜远行……”她想起星相书上的话。她的星座是天蝎座，真难听！但是，“宜远行”，或许这是一个好的预兆？

她今天要去签证了。这样的年岁，除了探亲，是没有其他理由可以作为申请入境的借口了。她有点紧张！半年前她吃过一次214B，表面上的原因是因为担保人的保证金额不够，实际是据说外国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：五十岁以上申请观光探亲是不大肯批准的，就怕你赖着不走。但从另一方面来说，作为一个国家，不管它的内部社会如何，也不管人们对它所持的希望如何，能吸引世界各个角落的人，向往着到那儿去碰碰运气，过一下作移民美梦的瘾，致使这个国家不得不作出许多规章来阻止大量移民的涌入，这个国家还是有它的值得自豪的本钱的！

不到黄河心不死，或许今天，一切会很顺利的吧？否则如是半年半年地往下拖，她人也拖老了，人一老，就什么梦也不会做，什么梦也甬想实现了！

于是，踏进签证处有可能会碰上的一切，又象电影镜头样一幅幅掠过她脑际：

“古得摩林！”一走进去，她将对着他或她、最好是他，微微一笑。她瞥了一眼镜中自己的笑容，觉得还是及格的。

然后她将坐下，自然，略略前倾着身子，臀位只沾着一点点椅子边，右脚尖略后，微微抵着左脚跟……。总共才那么几分钟时间，她要让对方感到，她即使青春已逝，没了姣好的脸容，但她的举止和性格，还会使对方感到她是美丽的，放她入境，决不会给接受她的国家制造任何不快与麻烦的。

她始终相信，坦诚，是一切办事的原则。她会老老实实在对签证领事说，她这一辈子，除了上海，还没去过别的地方。既然这番她的同母异父胞弟热情邀请，她很愿意出去见见世面。

假如这次签证顺利，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，或许阿龚比她的没见过面的胞弟，对她更持吸引力。她去了那边，就可以见到他了。

阿龚，这个永远成不了她丈夫、却是个能左右她的男人！虽然她明白他并不太看重她，他之所以有时还需要她，只不过在他生活中，有一些空白点；而她，正适合于填补他的某些空白点，仅此而已。但是，她还是想能再见一见他。并不想从他那儿得到什么帮助，只不过见一见他。

她可以想象得到，他猛一下见到她的神情：当他一拉开自己的房门，看见她突然伫立在面前时，他会一呆，然后一下把她拉进来，关上房门，并靠着那门，上下打量她一番。他得看看，她是否已是活脱脱一个毫无姿色的老太婆了，她是否还有吸引他的魅力，她是否有求于他，她是否对他还有什么用？无论是心理上的、还是生理上的……。如果一切都是OK的话，他还会对她显出殷勤、柔情绵绵的爱意。她图的，就是这。

他确实漂亮，殷勤，聪明，身材匀称壮美，优雅的五官搭配得

很协调。在他微笑时，眼角会飞出三条又粗又深的皱纹，一条飞向浓密的夹着银丝的鬓边，还有两条渐渐淡没在腮边和嘴上，在脸颊两侧形成两个长弧形的酒涡。他算是长绝了！对八岁到八十岁的女人，都有魅力可言！但或许恰恰是他的外貌坑了他，使他过于自信，过于依赖别人，过于相信侥幸而鄙夷那些埋头苦干之辈，不懂得珍惜一些挺宝贵的……那场绵绵爱意过后，他即会彬彬有礼、绝不使她感到难堪地找出各种托词把她打发掉。可是，尽管如此，此番如果她能签出的话，她仍要设法去看看他！坦白说，那片陌生的举目无亲的土地，正因为有了他，她才下决心向它挺进。

镜中的刘莲，两行泪水沿着脸颊簌簌而下。她对自己作了个表示遗憾的手势；如此泪流满脸地出现在领事面前，人家会误会的，会以为她是在向他们乞求呢！再说，这也离题太远了。刘莲就有这个毛病，虽说已过了几十年了，也吃过了那么多人的亏；但只要有人愿意听，她会一古脑儿把所有的话都讲出来的。她太孤独了！

她用手抹了一下自己的眉头，再努力现出自我约束力，让自己很快平静下来，然后把签证过程中将会遇到的一切细节，再在脑子里过了一遍。对，就简简单单地说，以前，我只是从书本上认识你们的国家，而今既然我们国家的政策允许，而我又具备这个条件，我自然就要争取出去看看。对，就这么回答。

“什么保证你会回来？”他或她准会如此问。

这简直是废话。她当然要回来的，她才不愿意把这把老骨头，再撒在异乡异国呢！说到底，她不过是趁现在自己还有力气的时候，趁白头发还不是太多的时候，出去挣点钱，然后带回来养老度残年而已。有可能的话，自己买一套房子，宛平南路那种

一间一套的华侨新村,就很可以了。她已吃尽了寄人篱下的苦,晚年时,就自己靠自己,过几年舒心的生活吧。

她不知道,母亲的亲吻和怀抱,是什么样子的。从她记事起,她就没叫过妈妈,也没叫过爸爸,而管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叫“姆嬷”。她就象养条小狗似地养着她,高兴时,会给她织一件花式漂亮的毛衣;心绪不好时,就会冲着她吼:“看你这张整天哭丧的脸,怨不得我整日晦气沉沉……”还会当着已懂事的刘莲的面,对客人们说:“这小鬼眉眼际一股妖气,肯定象她当电影明星的娘,那个妖精把她爷的魂都勾掉了。”要不,就干脆把她跟自己的女儿们比:“你们看,种气这样东西就是怪,刘家一样几个女儿,漂亮谈不上,但一看就是有派头,大家闺秀,唯独阿莲,一副说不出讲不出的小家子气模样……”这时,众人就会附和着说:“那还用说,小老婆养的嘛!”

如是刘莲很小就知道,尽管自己吃的穿的和哥哥姐姐都一样,但她的额上有个洗不掉的烙印:小老婆养的!

刘家是大家人家,用不着在伙食和衣着上扣克刘莲,每到新年,她床头也有一件崭新的缎子棉袄,也和穿得花团锦簇的哥哥姐姐一起坐着包车去一家家拜年。亲友们看到她,都以称赞的口吻对姆嬷说:“刘太太,你真正不容易,肚量大,如此菩萨心肠,将来必定后福无穷!”

这时,姆嬷就会无奈地一摊手:“终究只能这样,和一个小孩子斗什么气?况且那么多下人、邻居,都日日看在眼里的。但愿阿莲有良心,将来能记住这点就好了!”

这时,那些三姑六姨都会正色对幼小的阿莲说:“你知道吗?姆嬷待你这样好,你将来要有良心的……”

语气的严重和神色的严肃,让小刘莲吓得只有连连点头的

份了。

“将来怎样就难说了，小老婆养的嘛……”姆嬷这时还会从牙缝里迸出一句让刘莲听了头皮发麻的话。看着她象在秋风中簌簌颤抖的叶子般，被这句话击得畏畏缩缩地垂下眼皮时，姆嬷这才能把这个话题结束掉。

“小老婆养的”这句话，对刘莲来说，意味着耻辱、低人一等……在很小很小的年岁时，她已在为自己担忧着，如何背着这个重负打发掉这长悠悠的一生！

到后来，每逢过节，看到床头按例放着的一套与姐姐们一样的新衣服，她就会彻夜难眠，为明天将要扮演的那个难堪的角色而担心，痛苦。

她就这么一天天长大了。漂亮，风雅，忧郁，沉默，但因为是“小老婆养的”，漂亮也成了一种罪孽。

“一张小老婆面孔！”

“象她的娘呗。”

人们常常这样当面数落她。

她的直觉警告自己：随着她日益长大，姆嬷对她的憎恶有增无减，她得处处小心为是。

确实，每天刘莲去叫姆嬷时，姆嬷总是那么冷淡地应一声，随后就再也不搭理她了。过后却会冲着她的背影，给一个刻毒得眼里要滴血的瞪视。每每她从脊背上感觉到这针芒般的瞪视时，就会打个寒噤。这老令她联想起白雪公主的后母那浸着毒汁的梳子和苹果。她天天就在这梳子和苹果的威胁下打发着日子，终有遭到暗算的这一天的，可是，能搭救她的王子又在何方呢？

一九四九年春天，在念中学的刘莲，也显然感到局势的动荡与不稳定了。不少同学不来上学，据说有准备举家外迁的，连老

师之中,也有辞职和另谋出路的。刘莲的家里,天天有人上门来看家具,看房子,姆嬷整天忙着翻箱倒柜。终于一天,姆嬷也不让她上学了,要她相帮家里料理。她是懂事的孩子,在相帮姆嬷整理之余,自己早已井井有条地整理好自己的小提箱,悄悄地放在自己床底下。

那天,她帮着姆嬷把一件银狐皮大衣和一件紫貂皮大衣塞进箱子里,姆嬷理着理着,又来了气:“……我还有一件水獭皮大衣,让你那没出息的爸送给那妖精了。真是,多好的一件水獭皮大衣!”说到妖精两字,她狠狠地瞪了小莲一眼,好象她就是妖精一样,随后她砰地一声,把那樟木箱盖一关,刘莲的手正放在箱沿上,把她两只指甲都给压断了。十指连心,她疼得往手指上连连“啾啾”地吹着,姆嬷只瞟了一眼,淡淡地说:“去搽点红药水就没事了。”

刘莲忍着钻心的疼痛,艰难地自己替自己包扎着伤口。里屋姆嬷又连声催着:“阿莲,好了哦?”

她只能忍着疼,帮着姆嬷继续整理,因为手指疼,只能竖着那两只手指,动作免不了别扭一点,迟钝一点,姆嬷又说了:“这么一点点,又要作煞了,千金小姐的胎?倒把你惯坏了,惯得碰都碰不起了!”

她默默地忍受着,承认自己忘记了自己的地位、身份,对生活抱有太多的奢望!她羡慕她的哥哥姐姐们,他们显得那样纯净,那样快乐。

第二天,她的手指直肿到手背,鼓得象个大萝卜一样,动弹不得了。可是,谁也没问一问她,她的手怎么了?为什么这么肿?为什么包着纱布?

姆嬷在早餐桌上庄严地向全家人宣布:“身上穿得暖和点,